

徐國能《第九味》中的詩性研究

陳鈺文

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

摘要

關於徐國能《第九味》的研究，現階段都是採取將作者生平歷程，帶入到作品之中的研究方法，離不開以其為參考之侷限，筆者認為文本研究更能客觀的探究其中的內容，使得對《第九味》的研究更加完善。全文共分兩個部分，第一以雙軸理論解析詩性語言及透過上下文了解成因，發現了文本中的詩性語言以「賦予取向」、「形容取向」、「鏡面取向」三種類型建構不同層次的詩性，使讀者獲得不同程度之感知延長，第二摘取文本中引用或融入詩句的部分，分析其典雅語境的用典依據，探查釋義在文本中「古今交融」所營造的氛圍，得出「取其義，改其文」、「取其文，懸其念」兩種形式的詩文交錯，讓讀者以不同的面向感受到文本中安排的言外之意。

關鍵詞：徐國能、《第九味》、詩性、雙軸理論、典雅



一 前言

《第九味》共收錄了 34 篇散文，分為四輯，以童年住家、求學過程、飲饌美食、詩畫的觀後心得集結而成的散文集，試圖藉此導出唯有行過人生才能體會出第九味的滋味，當中〈石榴街巷〉獲 2001 年第四屆台北文學獎街道書寫市民寫作獎、〈第九味〉獲 2000 年文建會第三屆全國大專生文學獎散文組頭獎、〈刀工〉得到 2000 年第二十三屆時報文學獎散文獎第二名、〈食髓〉獲得 2001 年第三屆台灣省文學獎佳作、〈興亡錄〉獲 2000 年第十八屆全國學生文學獎大專散文組第四名、〈詩人〉獲 2001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散文第二名、〈毒〉獲 2002 年聯合報文學獎散文大獎。

現有研究¹以文獻分析法、文本分析法、電子郵件訪談法等方式剖析《第九味》，試圖了解作者創作的緣起，有著濃厚的徐國能生命經歷的色彩，也因此忽略了作品誕生後，文本的詩性元素，故本研究旨在探討徐國能《第九味》中的「詩性」，替文本進行解碼，理解文本的詩性架構，而不是從飲食散文的角度著手。

詩是一種文體，詩性原來的釋義為當詩以外的文學，使人產生了對於詩的聯想，便有了詩性，而在本文中的定義有兩種，一者是當聚合軸透過上下文的引導投向組合軸，產生所言非所指的效果，致使感知延長方為「詩性」；二者為引用詩詞或融入詩詞，使得讀散文的同時圍繞在典雅語境的氛圍之中。

為了解碼詩性在文本中的構築，故將分為「詩性語言」、「典雅語境」兩個層面進行文本研究，藉此深入分析兩種能體現出詩性的元素。第一講述研究目的與動機，第二透過「雙軸理論」將文本拆分為組合軸與聚合軸，找出詩性語言，並根據語境分析其在此的意義為何，第三找出文本中引用古典詩詞的語句，並追本溯源探究原典的意義，透過語境解析典雅語境所營造的氛圍，第四結合前三段總結出此次研究之結論。

二 《第九味》中的詩性語言

本部分將會以雙軸理論探討《第九味》中出現的詩性語言，解析此種詩性是如何產生的，雙軸理論的定義為將理知性語言視為側重鄰接性的組合軸，詩性語言歸為側重選擇性的聚合軸，當聚合軸投向組合軸詩性就誕生了，²詩性語言的定

¹徐文玲《徐國能散文研究》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，2016 年，12 月。
傅彩菁《徐國能散文研究—以《第九味》為探究中心》，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，2019 年 1 月。

²此說來自雅各布森(Arne Emil Jacobsen, 1902--1971)〈語言學與詩學〉，其提到：「選擇的標準是名詞間的相當、相似不同，同義和反義；組合（即次序的構造）則是根據『鄰接性』原則進行的。



義為能指³的意義直接指向所指，即為認知性的語言；當能指的意義不直接指向所指，而是經過聯想途徑涵指域⁴，曲折指向所指，即為詩性語言。透過以上方法並從前後文判斷聚合軸在此的意義，便能找出詩性語言探究深層的義涵，趙毅衡在《符號學》中提到：

符號文本的雙軸操作，在任何表意活動中必然出現：無論是櫥窗的布置，還是招聘人才，會議安排，電影鏡頭的挑選與組接，舞臺場面的調度與連接，論文章節安排、故事起承轉合；凡是符號表意，絕對不可能沒有這雙軸關係。⁵

由上可知雙軸理論的操作用途廣泛，乃至於語言也能使用，故選擇此種操作方式解析文本中詩性語言所帶來的雙軸關係。

趙毅衡在《符號學》中表示：

索緒爾為雙軸關係舉的例子是宮殿前廊柱子：「建築物的組分在空間展示的關係是組合關係；另一方面，如果這柱子是陶立克式的，就會引起其他風格的聯想比較（例如愛奧尼亞式、柯林斯式等）」。⁶

上述舉例說明了提到柱子這基本意義就是柱子本身，意即橫組合軸，聯想到的款式種類繁多為縱聚合軸，趙毅衡在《符號學》中又提到：

拿最簡單的穿衣作分析：裙子、帽子、上衣、鞋子的搭配，是著裝的組合要求，而選擇裙子、褲子，還是連衣裙，選擇何種料子的裙子，何種花色的裙子，則是裙子這個環節上展開的幾種可能的聚合段，文本組合的每個成分都有若干系列的「可替代物」。最後選中某一種裙子，是基於某幾種標準的選擇。一個因素進入聚合段的基本條件，不是「意義上可以取代」，而是「結構上可以取代」(structurally replaceable) 組合中的這個成分，即可以在文本系統中占據相同位置。⁷

詩的功能則進一步把『相當』性選擇從那種以選擇為軸心的構造活動，投射（或擴大）到以組合為軸心的構造活動中。」（趙毅衡編選《符號學文學論文集》，天津，百花文藝出版社，2004年5月，頁182。）

³此說來自於索緒爾(Ferdinand de Saussure, 1857--1913)《普通語言學教程》，其提到「我們建議保留用符號這個詞表示整體，用所指和能指分別代替概念和音響形象。」（索緒爾《普通語言學教程》，北京，商務印書館，1980年11月，頁102。）

⁴涵指域意謂符號意指的聯想範圍，例如月亮會有思鄉、團圓、嫦娥等聯想，囊括所有聯想的範圍就是涵指域。

⁵趙毅衡《符號學》，臺北，新銳文創，2012年7月，頁205。

⁶趙毅衡《符號學》，頁205。

⁷趙毅衡《符號學》，頁206。



「裙子、帽子、上衣、鞋子」涉及基本不變的意義，也就是橫組合軸；選擇穿什麼款式、質料，為「可替代物」，意即縱聚合軸。

總合前面幾點可以得知組合軸與聚合軸該如何區分，但解讀文本時只有分類並不能明白詩性語言在此選用的意義，故須根據前後文營造的語境⁸，判斷聚合軸在一段文章中為什麼選用了此「可替代物」投向組合軸，趙毅衡在《符號學》中說明：

解釋符號文本時，同樣需要雙軸操作：接收者感知到的，只是文本和一部份伴隨文本，但是他的解釋如果要比較深入，就必須明白已經隱藏（選下不同）的聚合系列是什麼。例如明白詩句中為什麼不用別的詞，選用了這個詞；明白對方球隊為什麼在這個位置上不用別的球員，選用這個隊員出場；汽車為什麼不用別的零件，選用如此的配置；要真正理解春晚，就必須明白為什麼上了這個節目，沒上那個節目。深入理解，就是朝文本背後隱藏的聚合系探察，就是探索文本的構成原因。⁹

探察文本的構成原因是了解聚合軸如何選擇的方法，例如：你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朵玫瑰，「你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朵」是組合軸，「玫瑰」是聚合軸，假如不清楚前後文的內容，「玫瑰」就會有多種的意義，比如愛情、熱情、帶刺……，但當語境營造的目的是戀人告白時的對話，就能知曉「玫瑰」在這裡選擇了愛情此種「可替代物」，意即玫瑰此聚合軸投射回組合軸，從語境中探索文本所需的可替代物，產生所言非所指的詩性，達到感知延長的效果，詩性語言也因此誕生。

透過解析文本中的詩性語言，發現能分為「賦予取向」、「形容取向」、「鏡面取向」三種類型，藉此達到不同層次的深度檢視。

（一） 賦予取向

賦予取向在本文的定義是當詩性語言在文本中，有著從語境才被賦予的聯想涵義，因此達到僅限於此，擴充涵指域的效果。

在《第九味·石榴街巷》中提到：

母親說每年夏天，總要結拳頭大的石榴，掰開裡面鮮紅欲滴，有時分送鄰

⁸ 語境意指上下文的情節推敲，此說根據王先霈，王又平主編《文學理論批評術語滙釋》，其提到：「語境又譯『上下文』、『關聯域』。」（王先霈，王又平主編《文學理論批評術語滙釋》，北京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6年5月，頁272。）

⁹ 趙毅衡《符號學》，頁206。



居，一條街巷都因為石榴而感到了初夏的興味，微酸的民國五十年代。

……。

母親的心中也許便真有一條名之為「石榴」的窄窄街巷，陸沉在遙遠的時光與千門萬戶的台北市，寧靜的，溫柔的……。¹⁰

上文中母親對於永康街舊宅有著深刻的記憶，夏日時與鄰居共享的石榴以及難忘的微酸，暗示最後出現的「石榴」增添了只有在此才賦予的聯想涵義，它為聚合軸，賸下的語句是組合軸，依循前後文可看出這條街巷並不是指命名為石榴這水果這麼簡單，而是從母親的懷念及「陸沉在遙遠的時光與千門萬戶的台北市」兩個線索判斷出「石榴」的能指透過涵指域中找到「時留」此一有著諧音相關的所指，加深闡釋對過往時光的緬懷。

同樣有著賦予取向的例子在《第九味·大同電鍋》中能看到：

新婚不久，母親千里迢迢為我們送來了大同電鍋，十人份的，大熱天，老人家轉車轉了一上午，連喝水都還來不及喝上，就忙將這碩胖碩胖的傢伙搬到廚房……，朱紅的身段，一枚黑色的按鈕，與我們整套乳白色系的歐式廚櫃也顯得格格不入，好像一位穿著旗袍喘著粗氣的發福女士，錯走入骨感十足，雲裳牽香的米蘭春裝發表會。

……。

這時「大同電鍋」派上了用場，十人份的剛好容納一隻全雞，「答」地一聲它的按鈕跳了起來，我與妻相視微笑。在啜飲湯汁之餘，我竟然發現了朱紅的「大同電鍋」也略含輕笑，在燈下看起來慈祥極了。¹¹

從文末的「朱紅的『大同電鍋』也略含輕笑，在燈下看起來慈祥極了」能發現，電鍋本身的各種特質很難與輕笑、慈祥有著明顯的聯想空間，但透過母親千里迢迢茶飯不思的將此物送來，替它襲上了一層母親對孩子的關愛，並且以身穿朱紅色旗袍的女士闖入米蘭時裝會的形容，加深兩個年齡層之間的習慣差距，使得「朱紅的『大同電鍋』」成為聚合軸，被語境賦予了「母親」的聯想涵意，跳脫文本外電鍋的原來意義。

《第九味·第九味》對於賦予取向的運用相較前兩者不同：

¹⁰徐國能《第九味》，新北，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14年，6月，頁24。

¹¹徐國能《第九味》，頁101。



我指著招牌問他「九味」的意思，曾先生說：辣甜鹹苦是四主味，屬正；酸澀腥沖是四賓味，屬偏。偏不能勝正而賓不能奪主，主菜必以正味出之，而小菜則多偏味，是以好的筵席應以正奇相生而始，正奇相剋而終……突然我覺得彷彿又回到了「健樂園」的廚房，滿鼻子菜香酒香，爆肉的嗶啵聲，剝碎的篤篤聲，趙胖子在一旁暗笑，而父親正勤作筆記，我無端想起了「健樂園」川堂口的一幅字：「樂遊古園翠森爽，煙綿碧草萋萋長。公子華筵勢最高，秦川對酒平如掌……」

那逝去的像流水，像雲煙，多少繁華的盛宴聚了又散散了又聚，多少人事在其中，而沒有一樣是留得住的。曾先生談興極好，用香吉士的果汁杯倒滿了白金龍，顫抖地舉起，我們眼中都有了淚光，「卻憶年年人醉時，只今未醉已先悲」，我記得〈樂遊園歌〉是這麼說的，我們一直喝到夜闌人靜。

……。

如今我重拾起書本，覺得天地間充滿了學問，一啄一飲都是一種寬慰。有時我會翻出〈樂遊園歌〉吟哦一番，有時我會想起曾先生話中的趣味，曾先生一直沒有告訴我那第九味的真義究竟是什麼，也許是連他自己也不清楚；也許是因為他相信，我很快就會明白。¹²

獨立於辣甜鹹苦酸澀腥沖等八味之外的第九味，直至文本結束都沒有明確解釋，但從對〈樂遊園歌〉中盛衰輪替的感慨，以及「卻憶年年人醉時，只今未醉已先悲」的體悟，能推斷出在不同人生階段所看見的風景也不同，文中最後提及「也許是因為他相信，我很快就會明白」，給了上述推論合理的解釋，不僅如此更以整本《第九味》的分輯方式暗示「第九味」便是行過人生方能體會的「人生況味」。與前兩種賦予取向的例子不同的地方有二，其一並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實物，沒有辦法就日常所能想像的涵指域進行對組合軸的投射，其二是不能限於單篇散文架構意義，以整本散文集的範疇賦予其更大的聯想空間，達到讀完全書時才能展現出的感知延長效果。

（二） 形容取向

形容取向的定義為當詩性語言非單指物品，包含動作、情境等，且不額外賦予限定在文本的聯想範圍，能依循原有的涵指域配合語境解讀之類型。

¹²徐國能《第九味》，頁76、77。



在《第九味·石榴街巷》中提到：

永康街，世界級的飲食商圈，日本話在信義路轉角口的「鼎泰豐」前面排隊，英文則在靠近師大圖書館後門的小酒吧裡喧嘩……。¹³

「日本話」及「英文」進行了排隊與喧嘩的事宜，將兩者照字面意義解讀，得到的答案不合理，因此歸納為聚合軸，其餘為組合軸，從前文提到的「世界級」飲食商圈和排隊與喧嘩的動作判斷，「日本話」與「英文」並非單指的是兩種語言而是日本人及美國人，藉著將文句中良好的連續懸置，促使讀者¹⁴的感知得到延長，¹⁵營造出異國語言圍繞在永康街的繁華景況。

《第九味·十五巷》中也使用了形容取向的類型：

有些店家手藝實在不錯，加上環境雅致，是適合用餐的好地方，惟獨店家總是為了製造氣氛而播放某種音樂，然播放的音樂卻又恰好破壞了他們期望的那種感覺，這無疑是令人氣餒的，因為旋律響起，橫眉的藝術家便露出逢迎的商人馬腳，本來期待附餐甜點的心情便立刻被熱量太高的疑慮占滿，委實不大痛快。¹⁶

前文手藝、環境的優點與逢迎客人而播放的音樂來看，「橫眉的藝術家」是聚合軸，在這裡的並不是指藝術家本身，而是涵指域中「不為世俗改變」的特質，相較於單純對店家論述，以有原則的藝術家轉變為市儈的商人，更能增添前後優缺點的差距，延長讀者感知上的落差。

形容取向的例子也能從《第九味·世間美味》中發現：

他們某些來自原住民的家庭，有些則是家庭不太健全的，他們本性樸質善良，但或許是在成長的過程中，大多數的人不肯定他們，也無所謂真心，他們深知此點而無處怨憤，只能用無所謂的態度來保護自己，漸漸養成輕易放棄的習慣。但相處中，他們實在而單純，又豈只是人口中的不上進、程度差等負面批評。以後雖然再沒有喫三明治，但上課的情形卻慢慢好轉，

¹³徐國能《第九味》，頁20。

¹⁴這裡的讀者不是真實存在的讀者，而是承文讀者，意即作者完成作品後，文本設定的讀者，其一切想像皆須符合語境，不涉及文本外的因素。

¹⁵此概念出自沃爾夫岡·伊瑟爾(Wolfgang Iser, 1926--2007)《怎樣做理論》，其提到「故事將『良好的連續』懸置起來……文本各部分之間的不連貫性引發了讀者頭腦中的綜合活動，原因在於空白導致了已經形成的各個獨立觀念之間的衝突，從而抑制了『良好的連續』，而後者是理解的一個前提條件。」(沃爾夫岡·伊瑟爾《怎樣做理論》，南京，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9年，9月，頁77。)

¹⁶徐國能《第九味》，頁36。



不僅國文，據說其他科目也是如此。

但我所能提供的「美味」畢竟太少，太少，一學期後我便離職了。但我重新體認了這個社會的無情與有情，並且深深知道，該以哪一種方式來面對這些炎涼，或從中體會那更細膩的況味。

學生在月台遠處向我揮手，我也向他比了一個三角形，他大概不知道，那是他們送給我的，永恆的「世間美味」。¹⁷

面臨社會歧視而無從宣洩的學生，並不是一份三明治便能改善，沒有自信的孩子往往缺乏他人肯定，由此判斷上述提到的「美味」已不是味覺上的形容詞，而是在聯想的空間中找出體會美好的感覺，經由前後文的塑造成為這群學生所欠缺的「肯定」，而老師雖然身分不同，但同樣得面對社會的炎涼，故由此判斷「世間美味」同樣成為了聚合軸，不一樣的是此次為學生所給予的「肯定」。

（三） 鏡面取向

鏡面取向在此的定義為當詩性語言不是從相似處提出聯想，而是從涵指域中相反的一面進行詩性的構築，藉此達到不同面向的二重感知延長。

《第九味·昨日之歌》中對於鏡面取向如此提及：

碩士班時期買了第一套音響，攢了數月的家教所得，我只會播音，許多複雜的功能我都沒有學會。我什麼音樂都愛聽，古典、爵士、流行、民歌、童謠……都有他特別的地方，也都有特別的記憶可供尋繹。我買的第一張唱片好像是《里斯本的故事》，那清脆的吉他與人聲從喇叭中流瀉出來，似乎世界在那一刻只騰下了一種聲響，一種絕對的大寧靜。¹⁸

喜好聽各種樂曲，不惜重金買下一套只會使用播音功能的音響，如此對音樂的熱愛，可以推論出其相當沉浸在品味音樂這件事上，當完全融入吉他與人聲時反到只騰下一種聲音，故「大寧靜」成了聚合軸，並以鏡向的聯想，使對於聽音樂時卻感到寧靜為第一重思考，第二重聯想到「聽音樂時投入到極致」的組合軸上，展現出感知延長並翻轉的效果。

《第九味·客廳裡的主宰》中也提到：

¹⁷徐國能《第九味》，頁 107。

¹⁸徐國能《第九味》，頁 31。



真不知是我們遙控電視，還是電視遙控人類？不斷切來換去的結果，沒有一個節目能被完整地看完，支離破碎地接受了一堆無用的訊息，奇怪的是明天若有人談起《世間路》云云，我竟也還能發表些『高見』，人類舉一反三的能力真是驚人，每個虛度良夜的電視迷其實都是最優秀的編劇。¹⁹

上述末的「編劇」為聚合軸，根據前文能得知電視節目就算尚未觀賞完畢，從大部分陳腔濫調的相似節目也能略知一二，「編劇」在這裡的能指透過涵指域曲折指向「清楚知道劇情的人」這個所指，由「編劇」代替「觀眾」不僅將良好的連續斷在這，更深刻描繪出長久以來，電視不斷反覆荼毒人類的意旨。

《第九味·一對瓷瓶》的鏡面取向詩性語言是如此：

這一對小瓷瓶距離魯老先生所責備的「清玩」之流頗有不同，兩只高約五吋的小花瓶，……，雖然這對瓷瓶是歐式造型，但我以為很有中國文人藝術的趣味，它們所傳達的不是追求工藝技術的絕對完美，而是一種陶然自適的安閒無論擺在妝鏡前、書桌上、几枰間，都有不同風味；而無論插花或不插花，都不失去那簡單的順眼，深深的喜悅。

……。

我們正在失去一種觀點、一種意境、一種人生的態度與一種處世的情懷，一種美。

一對小小的瓷瓶素淨而自在地立在那裡，偶爾提醒我人生不能沒有的某些追求，它們不是「小擺設」，魯迅老先生最最反對的那種。²⁰

清玩指得是可供賞玩，且精美雅致的東西。魯迅所排斥的是士大夫為了彰顯自己而故意賞玩的行為，故可由語境得知「小擺設」並無對錯，從什麼出發點去看待，給予它不同意義，文本將相對於「大」的人生態度，以「小擺設」的說法呈現，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兒，實則深諳處世的情懷，強調了兩者之間的張力效果。

綜觀本部分能看出，《第九味》中不乏詩性語言的使用，透過雙軸理論，聚合軸投向組合軸的方式產生了「詩性」，所言非所指的寫作方式致使感知得到了延長，同時以「賦予取向」、「形容取向」、「鏡面取向」三種方式，使得詩性語言有了不同層次的面貌，加深讀者聯想時的豐富度。

¹⁹徐國能《第九味》，頁 63。

²⁰徐國能《第九味》，頁 53、54、55。



三 《第九味》中的氛圍營造

本章將以「典雅語境」探討《第九味》中的氛圍營造，劉勰《文心雕龍》〈體性〉提到：

夫情動而言形，理發而文見，蓋沿隱以至顯，因內而符外者也。然才有庸俊，氣有剛柔，學有淺深，習有雅鄭，并情性所鑠，陶染所凝，是以筆區雲譎，文苑波詭者矣。故辭理庸俊，莫能翻其才；風趣剛柔，寧或改其氣；事義淺深，未聞乖其學；體式雅鄭，鮮有反其習；各師成心，其異如面。若總其歸途，則數窮八體：一曰典雅，二曰遠奧，三曰精約，四曰顯附，五曰繁縟，六曰壯麗，七曰新奇，八曰輕靡。典雅者，熔式經誥，方軌儒門者也；遠奧者，馥采曲文，經理玄宗者也；精約者，核字省句，剖析毫釐者也；顯附者，辭直義暢，切理厭心者也；繁縟者，博喻釀采，煒燁枝派者也；壯麗者，高論宏裁，卓爍異采者也；新奇者，擯古競今，危側趣詭者也；輕靡者，浮文弱植，縹緲附俗者也。故雅與奇反，奧與顯殊，繁與約舛，壯與輕乖，文辭根葉，苑囿其中矣。²¹

上述提及寫作的風格，其中典雅，指內容符合儒家學說，文辭比較莊重的，典為儒家經典、雅在此是正的意思，在現今典的意思為具有古典的韻味、雅為含蓄不直接指涉其物的含義，在此取其後者定義。而氛圍意旨周圍的氣氛和情調，在此指的是閱讀文本後所感受到的感知延長。本章以典雅語境如何營造出有著古典韻味的氛圍探討《第九味》中引古典詩詞為典的散文寫法，分析此種氛圍是如何產生的，能產生什麼樣的效果。

下面將會以「取其義，改其文」、「取其文，懸其念」兩種方式，替典雅語境的使用作分類。

（一） 取其義，改其文

「取其義，改其文」在本文的定義是，典雅語境的使用在保持意義不變的情況下不直接引其原文，而是在詩詞的語句上加以改編，以達到詩融於文的效果。

《第九味·石榴街巷》中便有如此使用：

母親原本就是浙江人，來台後便住在永康街，十四巷十四號，這地址還在，只是雕闌玉砌，已共人事同煙渺了……。

²¹ 劉勰《文心雕龍》，谷月社，2015，頁25、26。



由上可知，「雕闌玉砌，已共人事同煙渺了」是典從李煜〈虞美人·春花秋月何時了〉：

春花秋月何時了？往事知多少。小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。
雕闌玉砌應猶在，只是朱顏改。問君能有幾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

22

「雕闌玉砌應猶在，只是朱顏改」在《宋詞鑑賞辭典》中的釋義是：「故國的景物像雕闌玉砌等還在，但人的容顏因愁苦改變，這裡還含有人事的改變，人的主奴關係的改變」，²³文本取其人事改變的意義，加深物是人非的感慨，並且透過詩詞的改寫營造出不知是在讀散文還是詩詞的效果，能看出其含蓄不直接告知讀者物是人非的作用。

同樣的手法能在《第九味·客廳的主宰》看到：

彼時瓊瑤女士由大銀幕轉向小螢幕，煙雨濛濛灑的全家淚如雨下，庭院深深得每個人柔腸寸斷……。²⁴

由上可知，為了營造出瓊瑤影視作品的閨怨風格，引入了「庭院深深深」的詞句，出自於歐陽修〈蝶戀花·庭院深深深幾許〉：

庭院深深深幾許，楊柳堆煙，簾幕無重數。玉勒雕鞍遊冶處，樓高不見章臺路。

雨橫風狂三月暮，門掩黃昏，無計留春住。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鞦韆去。²⁵

根據《宋詞鑑賞辭典》所釋：「這首詞細膩地描寫了封建社會上層的一個深閨思婦的愁苦心情，它以曲折深遠的意境與搖曳蕩漾的情思撥動著讀者的心弦。詞上闕一開端即描繪出思婦所處的典型環境」，²⁶故「庭院深深深得每個人柔腸寸斷」，貼合了前文瓊瑤言情電視劇的印象，取出詩詞的涵意，融入散文的情形替原本通俗的電視劇襲上了典雅的氛圍。

²² 唐圭璋，鍾振振主編《宋詞鑑賞辭典》，北京，商務印書館，2011年8月，頁117。

²³ 同上註。

²⁴ 徐國能《第九味》，頁60。

²⁵ 唐圭璋，鍾振振主編《宋詞鑑賞辭典》，頁308。

²⁶ 唐圭璋，鍾振振主編《宋詞鑑賞辭典》，頁309。



(二) 取其文，懸其念

「取其文，懸其念」的定義為，直接引述詩詞，在不更動其內容的情況下，替文本所想闡釋的意涵加以包裝，同樣有著詩融於散文的形式，但與前者不同點為前者有改編，後者為引述。

《第九味·第九味》中使用此種方式的部分是：

有一次父親問起鹹苦兩味之理，曾先生說道：鹹最俗而苦最高，常人日不可無鹹但苦不可兼日，況且苦味要等眾味散盡方才知覺，是味之隱逸者，如晚秋之菊，冬雪之梅，而鹹則最易化舌，入口便覺，看似最尋常不過，但很奇怪，鹹到極致反而是苦，所以尋常之中，往往有最不尋常之處，舊時王謝堂前燕，就看你怎麼嘗它，怎麼用它。²⁷

「舊時王謝堂前燕」此典出自劉禹錫〈烏衣巷〉：

朱雀橋邊野草花，烏衣巷口夕陽斜。
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²⁸

王導及謝安家族繁盛一時，到頭來卻依舊沒落了，與「而鹹則最易化舌，入口便覺，看似最尋常不過，但很奇怪，鹹到極致反而是苦」的概念相符，由此可知，文本透過「舊時王謝堂前燕」的引用，使「鹹到極致反而是苦」的闡釋得到了另一種層次的解釋，當讀者於此停下閱讀開始連想與詩句的關聯時，感知的延伸便貫穿了兩種文體，達到婉約的指涉意義。

《第九味·興亡錄》中提及：

「小憐玉體橫陳夜，已報周師入晉陽」，詩句是這麼寫著，而歷史又是這麼重複著，可痛哭，可狂笑，那種荒唐與自虐、沉晦與迷茫，讀者胸口像著了重拳般地難受……。

「小憐玉體橫陳夜，已報周師入晉陽」此典出自李商隱〈北齊二首〉中第一首：

一笑相傾國便亡，何勞荊棘始堪傷。
小憐玉體橫陳夜，已報周師入晉陽。²⁹

²⁷徐國能《第九味》，頁 73。

²⁸周嘯天主編《唐詩鑑賞辭典》，北京，商務印書館，2012 年 1 月，頁 1219。

²⁹周嘯天主編《唐詩鑑賞辭典》，頁 1479。



《唐詩鑑賞辭典》中提到：

三、四句把一個極豔極褻的鏡頭和一個極為極險惡的鏡頭組接在一起，對比色彩強烈，產生了驚心動魄的效果。單從「小憐玉體橫陳」的畫面，也可見高緯生活之荒淫，然而如果它不和那個關係危急存亡的「已報周師入晉陽」的畫面組接，就難以產生那種「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」的驚險效果。

30

文本中對於歷史的悲壯盛衰有著深刻的體會，並藉著詩詞早已營造出的張力，突顯「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」的無奈，不僅僅是古代王朝的興亡如此，閱讀歷史的現在依然如此，兩件不同的事透過抽絲剝繭，推導出相同的結論，使感知在解析詩詞時得到延伸，於得到答案後感受到意在言外的詩性氛圍。

據本部分所述能發現，《第九味》中用典頻繁，借古鑑今的用法搭配語境的營造，展現出文詩交融的景象，因此產生「詩性」，古典詩詞與現代散文的穿插使用，佐以「取其義，改其文」、「取其文，懸其念」兩種類型的穿插使用，造就了不同的典雅語境氛圍，前者較為含蓄，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延長讀者感知；後者直接引用與文本意義相仿的詩詞搭配，讓讀者能有層次的剝開文本營造的典雅氛圍。

四 結語

綜觀全文，能看出《第九味》中不涉及作者的生平經驗，單論文本探究詩性亦能有深入的研究空間，透過詩性的方面解碼，能在這方面延伸值得探討的論題，使研究更加完善。

本文將詩性以「詩性語言」及「氛圍營造」劃分為不同面向進行詩性的檢索，「詩性語言」試圖以雙軸理論中聚合軸與組合軸的對應關係，挖掘出詩性語言，以語境解出所言非所指的意義為何，以及是怎麼延長讀者的感知，並透過「賦予取向」、「形容取向」、「鏡面取向」進行分類，「賦予取向」找出的詩性語言有著只限在文本中才有短暫擴充涵指域效果，「形容取向」則是論不另外給予文本限定涵指域的類型，「鏡面取向」以相反的聯想意涵使感知達到更具張力的延長效果，以三個層次替詩性語言作更為精細的劃分。

「氛圍營造」指的是摘取文本中詩文交雜的部分，分析其典雅語境的用典依據，探查釋義在文本中「古今交融」所營造的氛圍，且分為「取其義，改其文」、「取其文，懸其念」兩種類型，前者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延長讀者感知，後者引用

³⁰周嘯天主編《唐詩鑑賞辭典》，頁 1480。



與文本意義相仿的詩詞，造成較為直接的聯想，交互使用下達到了反覆破壞良好延續，致使讀者的聯想有了不同方向的延伸。

本研究以「詩性」的角度，在《第九味》的研究上開出一條不同的研究進路，解碼兩種詩性的建構方式，補足了這方面的探究，順利掘深文本在語言及用典的意義。

五 參考書目

（一）相關古籍

劉勰《文心雕龍》，谷月社，2015年。

（二）專書

徐國能《第九味》，新北，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14年，6月。

趙毅衡《符號學》，臺北，新銳文創，2012年7月。

索緒爾《普通語言學教程》，北京，商務印書館，1980年11月。

趙毅衡編選《符號學文學論文集》，天津，百花文藝出版社，2004年5月。

王先霈，王又平主編《文學理論批評術語滙釋》，北京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6年5月。

沃爾夫岡·伊瑟爾《怎樣做理論》，南京，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9年，9月。

唐圭璋，鍾振振主編《宋詞鑑賞辭典》，北京，商務印書館，2011年8月。

周嘯天主編《唐詩鑑賞辭典》，北京，商務印書館，2012年1月。

（三）學位論文

徐文玲《徐國能散文研究》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，2016年，12月。

傅彩菁《徐國能散文研究—以《第九味》為探究中心》，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，2019年1月。

